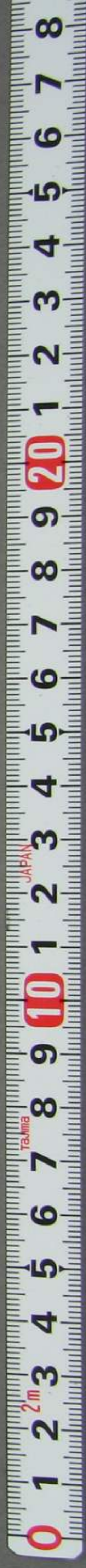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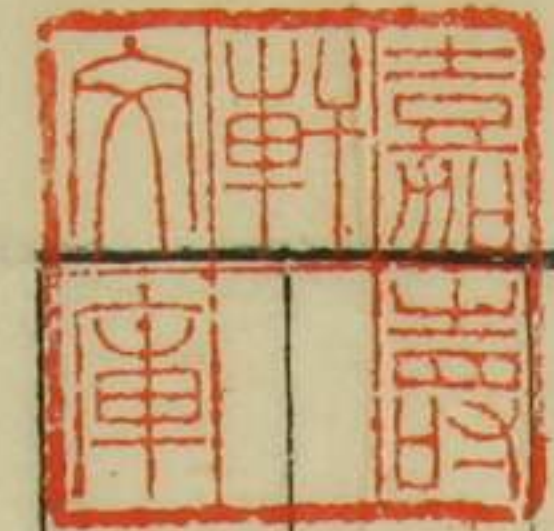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9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9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萃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吳祖錫佩遠 參閣



項襄毅公集

疏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項忠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鄧亨奏稱本關官軍數  
少要將腹裏指揮馬麟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皇明經世文編

項襄毅集

邊關防守

平露堂

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寬等。公同布按二司分  
巡分守等官。勘酌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  
因地方稍寧。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  
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刑部左侍郎杜  
銘。爲照虜賊在於迤北地方任牧。偏頭老營等堡。切  
近邊境。從宜處置。暫將代州馬步官軍。選撥六百員  
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  
去與見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  
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

水解賊情寧息。照依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  
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  
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  
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  
方出沒搶掠。最爲極邊要害處所。武寧關設在朔州  
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北  
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  
正與煖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  
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窺其地方。其實衝要。代

州鴈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垣。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鴈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繞群山。中開平壤。自古戰守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圖之深遠。則代州鴈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查得偏頭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士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見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委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侃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

軍併力防守近者又被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邊將各以本境要害爭執故操守官軍去留無定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目三關兵勢比之往年

減去十之四五况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遞年清解到新軍并遠方不服水土願告附近衛所帶操旗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備邊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

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盔甲弓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棚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

此則旗軍不致隱射曠役。邊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問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槩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雜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固爲利

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勢孰爲緩急。輕重。各關原設常操官軍若干。備禦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見在差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關先因警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雜差守城等項官軍有無多餘空閑指揮馬麟等所領三百官軍原屬何處管束見在何處差操應否調去何處邊關守備逐一勘議處置停當作急回奏

處置地方事

遷移韓慶二府郡王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恨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輾用僅穀支持未見克足一遇邊方有警奏開鹽糧等項緩不及事未免動勞軍民見丁饋運糧草

父去子來車摧牛斃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奪

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人民歲邊地腹裏祿米多寡一也而腹裏得省轉運之費免萬石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有府地及水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為便益。

改徒犯克本省疏

徒犯克本省

廣東官吏軍民罪當立功瞭哨者例發廣西沿邊今

本省海島山徑所在蜂起乏人戰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而遙戍者多懷故土避難亡歸即赴廣西亦鮮實用乞循浙福例定發本省雷廉高肇等處沿邊為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此諺滿四時事

臣蒙勅諭慮恐官軍數少今臣所調各衛軍士軍京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名已足滅此言不須遣京軍與閣臣所議同也賊况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

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軍申令臣督帥諸將分領



而進近巢而屯烽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又各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

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

石城者蒲四所據

以蒲四陸梁捍禦無策石城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

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改所為衛而廢城則添一

所留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

餘免發瘴癘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成

守兩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

位相埒威令不行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

以聯姻秦府帶俸閒住然隔府第三百里外者例不

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平糶疏

平糶

今畿輔災深民居蕩析雖蒙皇上發粟賑濟然流

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

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為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

嚴繩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宋

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叅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糴。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為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糴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分。凡糴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糧少者許就近糧多部慶款如公請而價則加所定者一分之倉。多糴糶補。其勸借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候麥熟。米賤。即以所易銀布。月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糴者。仍驗口賑濟。

報捷疏

荆襄流寇

亦以土廣人稀。恐潛聚作過。故禁山不許入也。若論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環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為久安之計。須招徠流人。分立州縣以治之。

屯聚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國公鄧愈。芟平之後。禁無人入。永樂迨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遣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首小王洪有衆五百屯鈞州

今改禹州

龍潭溝李鬍子有

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勦剿首擒

二賊餘多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

族屬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槩行戮恐傷至

仁議欲戶選壯丁一人克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

千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在庶恩威並濟反側永

安矣

善後十事疏

并襄善後

一荊州襄陽河南南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介山地間者十四國初禁不

許入自禁弛致流民嘯聚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盡

逐其未附籍者恐班師後嘯聚如故昔英宗皇帝

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

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

示一月全家謫戍爲逋逃主者民編口外軍調邊衛

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鄰佑連坐在

逃軍匠囚徒戍邊衛一河南之盧嵩永寧內鄉浙

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洵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

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以分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者連坐。一南漳縣之石門。穀城縣之高頭山。鄖縣之南門。竹山縣之土官渡。四莊坪。遠安縣之南襄城。內鄉縣之順陽堡。浙川縣之荆子口。黃鎖裏。嵩縣之下陽堡。馬槽。洞。洵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鎖裏尤要。益以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瑾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政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廟坪。方家堰。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營。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浙川縣之花園頭。嵩縣之沒大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銓官鑄印。令各郡僉弓兵巡詰。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洵商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一漢西郡屬商洵鎮。藍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嚴禁約、必越界起患。今漢中副梁覲、職專撫民、都指揮吳榮、職專緝盜、乞令覲兼理西安屬邑、及江漢要津、令榮往來防禦、凡流民不得過渡窮曠、犯者懲如例。其夔州府大昌等縣、亦鄰荆襄、宜行四川鎮巡官一體防寇。一所留惟襄陽衛備禦清浪廣西二班戍卒、及荊州三衛、襄陽一衛漕卒、凡四千九百餘員名、自守堡外、餘三千、并舍餘六百、指揮謝玉領之、荊州三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張高領之、南陽衛舍餘一千五百、指揮王勇領之、與新設各堡聲勢相助、

以禁遏進山流民、其衛官分屬柴政李瑾、各聽撫民官點閱、前遣官軍、仍勅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一近增分守叅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震、提督指揮王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興山縣止一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興山縣俱宜裁革。一荆襄德安三郡、舊屬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吳琛、去荆襄非遠、而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統體紊亂、事機牽制、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撫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嚴杜流民竊掠南陽，仍令河南三司守巡官防究。一湖廣參議段慎，副使余洵，河南參政孫洪，僉事顧浩，俱奉專勅撫民緝盜，然荆襄南陽河南四府流民，俱盤據山谷，視漢陽汝寧尤難。乞行嚴禁流民，不許入山，仍時巡房竹嵩浙及新建司堡防遏。有便宜則奏聞區處，誤事聽撫按糾舉。一自鄉都老戶原種土田外，凡流民所棄平川土地，務令府縣官吏履畝檢查，洪武初原額稅糧分授主戶，丁多及田少之家承佃補納。若山谷新墾田稅舊應禁者，俱與開豁，仍禁官軍不得妄稱拋荒，占為屯田，及王官府莊，違者重究。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璿、經畧安撫，雖嘗移文散遣，柰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月猖，蝟起行劫，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鬍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接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

伏蒙 皇上錄及庸才、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命以來、夙夜皇皇、懼瘵厥職、幸而 帝德 敷天威

遠震、况荆襄與陝聯屬、而寇黨熟臣威信、故臣初宣

玩降賊人須任有威信大臣

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強賊亦有可平

之機、乃被叅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

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

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

賊見民散、難遏、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僉謂

怙終、法當剿蕩、臣猶以安撫為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

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衆至百五十萬、結成

巨黨、殺傷官軍、據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

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

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

人、克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

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

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

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

不仁不忠爲是殘殺哉。惟臣才識膚淺不達時宜處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被言自辯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竇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

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

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

兵法。固。有。之。中。朝。口。語。乃。從。此。而。滋。矣。

千。蓋張虛聲恠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

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

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

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

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

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

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

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

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

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

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

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

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反以臣為口實。管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

伐蜀來檻卓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

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干計反側不常雖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謀報瓦喇札吉帖木兒擁眾駐近哈密糾合速檀阿力大舉搶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土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北虜馬駝逃歸勾速檀阿力人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名位稍輕未足懾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

著熟知邊務者馳會酌處

會覆監察御史薛為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團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薊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戍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頽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戍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榨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後用又宣大獨石龍門并朔代偏頭寧前開原遼陽俱臨邊境虜自去歲進貢遠離邊墻奸謀叵測沿邊將官多擁兵自衛互相推託宜令各鎮巡總兵定議此得邊鎮布置連絡之宜如偏頭有警延綏東路大同西路雖非統屬必須策應朔代有警偏寧南路宣府中路雖非管攝隨當掩襲宣大遼左有警本處左右前後副參遊守互相邀截即將出援官軍總數及將官職名星馳奏聞其他近朔代如繁興岢嵐諸邑近道陽如海益金復諸州恐虜糾三衛竊掠未遂必駐營要地散入各境宜令

一體隄備嚴督訓練庶免後艱。

覆寢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造戰車疏

造戰車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輛及在京團營定襄伯郭登嘗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廢今賓復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車戰利害不能一說定之大約利于持固而不利于用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并征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輛致柔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

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死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為備。沈括以車行甚滯。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校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榨各十。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團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輕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阨險。遮何以迎遏。閣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畧。俱要講

明。俟車製成。日以聞。

請覈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晟處哈密疏

議處哈密

據參將劉晟議得。苦谷降夷七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窮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輒生離間。頃有同居哈密夷人。傳報其將乘入貢。出投北虜。今果請朝貢。使狡計得行。貽患匪細。若因其入京。安置內地。庶寢奸謀。且靖邊患。到部議得。七克力自來降。到今未聞叛逆。若止信傳報。遽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畏。然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勅甘肅鎮巡官。拘集哈

降夷在苦峪者邊臣屢欲移之

密留邊使人令通事逐一諱審其各酋部落在苦谷出入往來有無和睦也克力的否離間若嚴所奏果皆虛詞仍令如舊安集不然即具奏處畫

弭災六事疏

因災修改

一南京為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行守備叅贊官嚴加防守撫恤軍民盤詰姦宄凡門禁之啓閉以時軍馬之操習有節及操江船隻俱當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與革者與南京府部堂上并科道官速計以聞 一荆襄流民尚多萬一嘯聚為

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槩留 一陝西三邊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諳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叅遊三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究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 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憚於罰班愈加逃竄宜自今五月

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一神機營官軍缺少。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琬。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重修涇陽渠

書載六府以水爲先。渠堰之修正。欲興水利以足民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壞而謀衆重修。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北七十里。仲山下。原有古跡。洪堰一所。分閘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鑿者不一。故渠名亦因而六變。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苦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溉田。故名鄭。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低。水不能入渠。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故名白。

謂之六輔渠者漢兒寬爲左內史請穿六輔渠以益  
漑鄭國傍高邛之田遂名謂之豐利渠者宋大觀中  
召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會工  
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年涇河又低水不能入渠  
監察御史王瑤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爲王御史  
溝又名新溝然此六渠也歷代澆灌醴泉涇陽三原  
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邑田土多寡不一鄭國  
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萬二千七百餘頃宋二萬  
五千七十一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爲利者若

此元後至於今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  
涇塞幾百年矣予昔忝臬司之長今叨巡撫之寄歷  
官久此竊思茲渠能仍舊跡而疏通之則前人之功  
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爲利得不同於晉邪遂詢謀僉  
同而其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檄醴泉等  
六邑蒙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  
璿董其事未克成而陞任去復以右布政使婁公良  
右叅政張公用瀚余公子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叅  
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功有底於成然後渠通水行

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晉。計今溉田，有司則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右。古。頃。畝。狹。今。頃。畝。寬。其數。穀視晉有加者，得非民有欺隱畝，有濶狹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坑阜之不齊與。是皆未可知也。竊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細考焉。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為文以紀其實。嘗聞前人相視斯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今渠修矣，土通矣。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駱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在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今二司又將各閘移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半。迨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



利而有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邪故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修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朱灝宗遠參閱

章恭毅美疏

疏

章 綸

養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養聖躬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

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

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

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

成康宣王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其盤傳說周

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

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

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

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

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

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

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

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

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

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

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詔冊世子母阮氏為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

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

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

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

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

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

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

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一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隆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者。親疎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二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止以善可法者為言。衍文對語。以應故事。當直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臣惟皇上每早午朝退。即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臺諫叅議。選官入閣。計議區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為政得人。在重惜名爵。臣惟方今都御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合方之于今卿二三十員亦不為濫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如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即古之諫垣。御史。即古之風憲。職專論奏得失。糾劾奸邪。已任者。賜勅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即行。未當者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廷弭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異。必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弭災之法。如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耳。臣惟為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自舉所知。未免有限。合令大臣待從臺諫郎官。人舉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坐罪。知州知縣先試任之。待有功然後實授。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而天下

此即三楊在閣所建議也

下之民安矣。九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臣惟天下之

官清謹者少。賊汗者多。今各布政司并直隸。先擇御

此時巡撫官尚未全設

史十五人。大臣十五人。每三年一次。御史先往微行

詢察。大臣繼往。重復考驗。果清謹者陞之。賊汗者黜之。如此則君子勸而小人有所懲矣。十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臣惟北虜在乎謹備預防。非選將不足與成功。非練兵不足以威敵。如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兵部尚書于謙。固已重任而為虜所惧。其靖遠伯玉驥。出在南京。今召來京共議邊事。仍詔天下諸司

各舉諳曉兵法。及有謀畧者。並許自陳。然後試其實。而用之。如此則邊方寧而中興之功成矣。十一。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臣惟近者貴州廣東等處。征討不利。皆因將多。又以内臣監軍。偏裨以下。難遵調度。今後止以文臣一人叅贊。號令賞罰。皆出將帥。如此則事專一而平蠻之功可成矣。十二。禁止罪犯。在遵依律斷。臣惟大明律乃太祖高皇帝立法。所謂罰贖者。永樂年間。營造北京。始運石米。富者得以逭刑。無復忌憚。今後有罪。令有司依律科斷。如此則人心服。

而刑獄自清矣。十三。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臣惟官清在有祿以養廉。官冗則徒費而無益。今於事簡衙門。勘實量其能否。將官俸糧半支本色。如此則官守廉而所食不冗矣。十四。作成人材。在教養有道。臣惟國家以養賢爲本。養賢以擇師當先。其各處教授學正教諭。必擇文行優長者爲之。提督學校官。必擇文行出衆者爲之。其鄉都社學。擇良學子訓誨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處考校。俾進德修業。如此則真儒出而任用有人矣。十五。端本風化。在不許奪情。臣惟古



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能孝於親則能忠於君。近年以來。內外官員多奪情不奔喪。今後除在京公卿守邊重職。不可離者。可以奪情。其餘不分官之崇卑。一體守制。如此則風俗厚而人得盡其孝矣。十六饋運救荒。在隨宜處置。臣惟近者征剿貴州等處苗賊。令湖廣四川之民餽運。路遠艱難。宜令彼處各府州縣分人接替。如此則運餉易而民不勞矣。

鍾恭愍公疏

疏

鍾同

論大臣不以邊事為念疏

彈劾大臣

公時更有疏請朝南宮并復沂王

太子遂借章恭

比者定州署都指揮吳玉并新樂縣禽獲達賊二人

殺下錦衣獄榜訊萬狀卒無一言竟死于獄上皇

各奏送道臣訊問之俱曰也先令來覘視北京軍馬

復辟始得贈官出苑園土顏色如生

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濶若何擬夏秋間大率

虜衆從居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

有南人如山西榆次李員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靡

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為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不介

意昔秦伐趙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

哺子母煦煦然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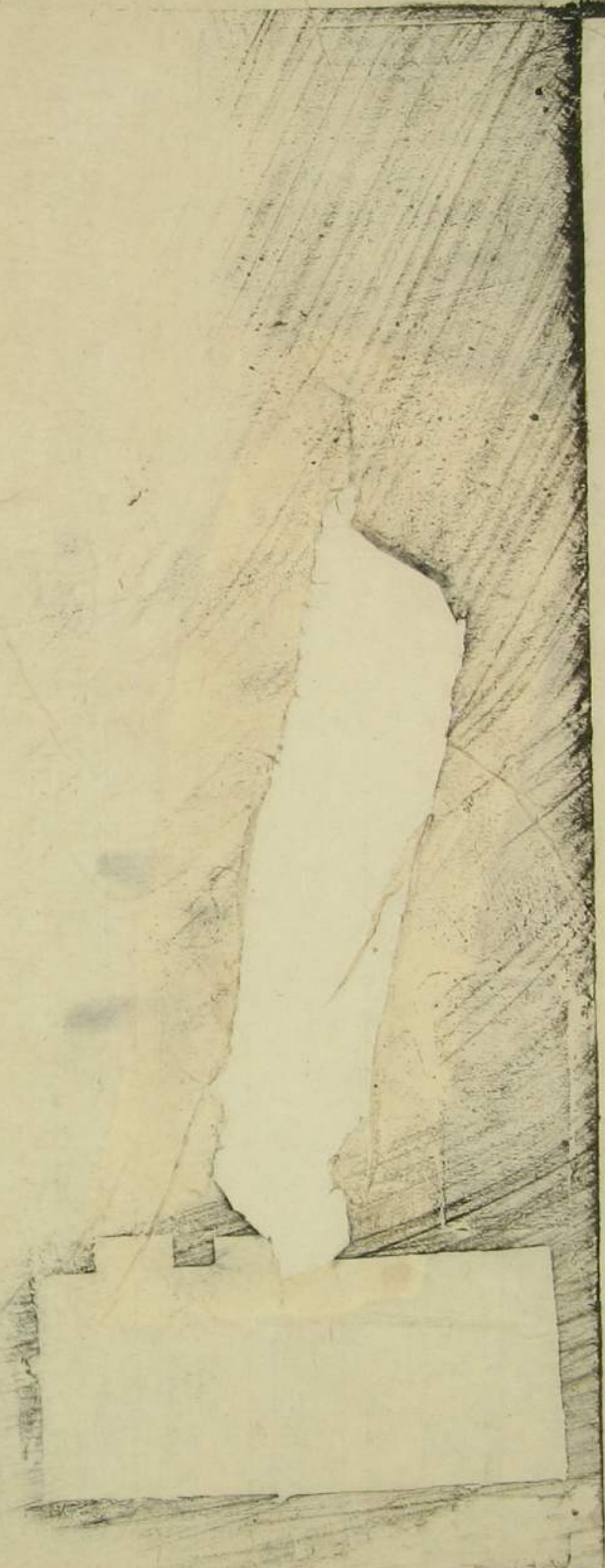
而顏不變。當是時皆以子順之言爲狂。後燕果敗而子順之言驗。今言不知變者。大臣且然。况羣臣乎。臣今言之。不以爲狂。必以爲謬。且臣居草茅時。問內臣構惡。戕戮忠臣劉球。由是諫官鉗口。當時使有數人委身直諫。必能止。太上皇之行。而無今日達賊之禍。旣而皇上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達賊喪氣。俛首北歸。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孝。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足以鞭撻四夷。坐致太平。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

而侈心遽生。伏望皇上鑒前車之覆轍。奮今日之有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辯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徇于貨色。無甘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禱郊廟。謝過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若太宗之十漸。卽以延攬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賊可徐圖之矣。不然災異之來。猶不止此。而禍患之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師。各言方畧。經旬踰時。

互事推托。及柳溥石亨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而無經世遠久之慮。夫平時將帥且如此。達賊之來。又何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為今妨賢病國者醜之。夫禦達賊之方。莫先于用賢才。賢才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韓信出于餓夫。樊噲出于屠犬。張良出于亡命。衛青出于人奴。皆能樹功勳以扶國家。攄忠赤以靖邊難。蓋由上有若高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 皇上雖求賢如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故雖屢命選將。而所舉者皆

膏粱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曾何能薦之耶。噫。達賊陸梁如此。朝臣欺誑如此。此臣所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噬臍無及也。臣父復昔任翰林院修撰。臣又職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 國恩。今臣又研審達賊姦細。而有所感發于心。寧忍緘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愨人

姚臺元可參閱

彭文憲奏疏

疏

彭時

災異陳言疏

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人愛之意也。皇上

憂切于心，戒諭群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主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之，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文武大臣，已條陳矣。然德者政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止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正與邪而已。正者帝王之道也，邪者異端之教也。邪正之間，治亂係焉。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聞者竊議以為內府一次脩齋，街市

一次騷擾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減去內

府脩齋，如遇節令，止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

命令。夫命令之出，不可不慎。祖宗以來，凡傳旨必

專任人，故責有所在，事無虛假。近來旨意，行光祿寺

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多詐偽，將來

之弊有不可言。皇上凡百事宜，惟令司令監官傳

旨，庶幾命出于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

自古賢君及我祖宗列聖，未有不接大臣，議論政

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祝朝即退，不一

接大臣。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伏望 皇上日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則聽覽日熟。而治道成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慎賞。罰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冒官職者衆。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舊章成憲所宜也。伏望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伏望 皇上虛心屈已。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卽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至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矣。六曰勵官守。夫百司庶府。各有所職。承平日久。事多因循。大槩主於奉 上。而嫌於違覆。所以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下人愁怨。以致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脩厥職。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

司耳目者。但遇事爲民勵官。爲民蠹者卽便舉奏。毋徇情容隱。然後政善民安。爲可冀也。七曰恤軍民。近者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小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種。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掊刻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則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正。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餘事爲修德之助。德修于上。則群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民情馬政疏

今天下水旱相仍。人民缺食。山西河南陝西三處。急於餉軍。而民愈苦。京畿八府。迫於追馬。而民愈困。鬻

賣子女、流離道路者，在在有之。如是而不加存恤，誠恐良善化爲盜賊。則邦本動搖而事日多矣。然欲矜恤，非人賜之衣食，家與之金帛也。但省科派，減力役，寬夏秋之稅而勿徵，弛山澤之利而無禁，使民得以休息營生，是卽安養之道。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昔之人君有言：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斯言也。施於今日，尤爲切務。臣等於民情不能盡述，謹條列一二。千後伏望皇上念上天付畀之重思，下民仰賴之切，采而行之，斯民幸甚。一皇莊之名。自古無有。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固，已非理。然事因其實，猶爲有說。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莊田，亦欲立爲皇莊，深駭人情。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爲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何獨以此之謂皇莊？臣等竊聞外議如此，恐不足爲聖德之光。乞以劉永誠莊田令戶部籍之，俾居民仍舊耕種，以息外議。一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爲勵禁。此先王仁民之意也。今畿內八府湖灤數多，若非官府禁地，卽爲勢

意也。今畿內八府湖灤數多，若非官府禁地，卽爲勢



家私莊。但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今人民缺食。又乏倉糧賑濟。請命有司。凡所在湖澤。不分官私。許令饑民採取供食。諸人毋得禁制。及抽分稅錢。亦救荒之一端也。一編民養馬。已有定制。計馬徵駒。亦有定期。但今畿內田土日狹。人民艱窘。孳牧虧欠。遇遣官印烙。其管馬官及群長人等。因而科擾於民。實於馬無益。去冬詔令。每馬四匹。聽買一匹。恩已寬矣。然及今有司追併。尚未能買補。乞暫免今歲印烙。仍行有司暫停折買馬匹。一順

天等八府夏麥旱傷。秋成未卜。乞敕戶部早將夏稅勘實蠲免。勿令有司催逼。其他賦役有重難者。許有司申達暫行減免。一近者戶部以將有事河套。必須軍餉。遣官往山西河南陝西僱運糧草。未免刻期取辦。乞令督運侍郎陳俊以大軍未出。宜從緩行事。已起者運赴軍前。未行者量為停免。庶使三處之民稍得蘇息。

劉文安公奏疏

疏

劉定之

建言邊務十事疏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  
 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於  
 虐燄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  
 之大數十萬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  
 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  
 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  
 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  
 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  
 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

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度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趙超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門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爲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

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使其後興濟往而上皇歸知使職爲重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

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爲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

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皇上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

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况守令之刻

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內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賊私者。必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其七日選將。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此時尚多以徹侯為大帥在於將門乎。販繪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

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  
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  
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  
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  
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  
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  
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  
其摧陷腥羶迎回鑿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  
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  
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  
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  
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  
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  
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  
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旣與  
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肯退者患失之

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則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

皇明經世編  
劉文安奏疏  
平露堂

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况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旣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旣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旣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頭質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九  
卷之一  
何難哉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  
罪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張安茂子美

郁繼垣選士叅閱

王張二公奏疏

疏

王崇之

遼陽時政疏

遼陽利弊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  
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爲東方重鎮各城有守

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爲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窗垛口，間用土坯灰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遮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爲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叅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

不可不急乞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埃及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 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爲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年查盤外如盤鐵木植甓瓦灰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叅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閘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任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干礙總兵叅副等官一體叅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爲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借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

近者奴酋之反亦非殺我採木採參之人

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觔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地方被賊搶虜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

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爲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叅奏拏問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

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思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益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制軍自養。廢職者衆。

信乎其然也。如驛遞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巡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幸蒙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觔。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

夫脚解到每件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僱運補解去後但彼處官員視爲泛常畧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旣稱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飢寒今兵荒相仿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鏑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爲常例將前

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爲處置或暫折收贖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聖朝垂意邊

儲因遼東屯種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柰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利。其入貢緣爲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旦，糴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清積蠹。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閑地腐爛相積，邊境惡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十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尙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迴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顧腳盤費多者要七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雖用心催償，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爲可恨，欲減米

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脚錢。恐庫藏缺乏。卽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遊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爲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督儲官員。相度賊情急緩。酌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杖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爲處置。以復目前支納。俱先定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備之克修也。

疏

張海

安邊方畧疏

甘肅邊務

一馭戎以定酋帥。甘肅卽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爲土魯番侵擾。人民奔潰。諸夷熟羗來歸在邊。安插積聚數年。蕃育日多。羣犬豕之人而豢養之。有識寒心。已嘗奏行守臣。欲令驅遣。因彼逋逃窮虜。不可輕



動。至今徙之尤難。況此虜心性叵測。今轉徙日久。不立酋長。未有統攝。異日釀成大寇。卒受其弊。今甘肅等係鎮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可以安輯。防微杜漸。終宜驅出。但未有隙可乘耳。及譯審都督奄克。孛刺都督僉事。馬亦虎仙等。皆可任使。俟哈密平復。設都督一人。命奄克孛刺治事。以馬亦虎仙等分領諸夷。則遠有奠帥之託。近無几席之患矣。一立法以除亂本。訪得哈密夷人馬黑麻打力。先使土魯番。因叛附之。尋率番衆入寇。戕殺罕慎。奪

據城池。後冒克番始入貢。歸則糾合哈密諸夷。接順土魯番。殘滅其國。至今一國夷人。怨入骨髓。此賊家屬。有寄在甘州者。乞責令撫夷官密爲防範。俟哈密恢復之日。錮之本地。以待彼賊或來歸者擒之。治以重法。則內以懲劊夷人。外以剪土魯番羽翼。禍亂可息也。一重譯以審夷情。中國之於夷狄。其情難知。如得其情。思有以制之。安能爲中國患哉。今訪之土魯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營者三。小如堡者十六。戈甲不滿三百。軍馬不滿三千。親黨俱亡。止

兄一人與相讐殺。左右親者十一人。與治國事。外無近番可恃之。國內無中國交通之人。昔狼何欲約匈奴。絕漢。趙克國。勅視諸羌。毋令解仇。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今土魯番之情狀事勢。卒難周知。乞勅甘肅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跡其虛實。或用世衡之謀。使彼親者相離。或從克國之計。使彼仇者不解。俟時而動。則虜情前知。廟筭先定矣。一先計以遏亂。畧阿黑麻。蟠據西域。交構叛夷。以規貢利。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馮奉世矯制誅之。鄧

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有莎車之罪。執陝巴。有鄧支之惡。臣計此虜。專仰貢路為生。此可以計屈。未可以兵破。若仍務姑息。恐墮其計中。以占哈密為利階。以養陝巴為奇貨。亂將何時已邪。乞將今之賞賜土魯番使臣衣服銀兩。追回發甘州收貯。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將本番使人男婦拘留。以彰天威。以挫虜志。縱一二人歸語彼酋。自審去就。責重主將。練兵聚糧。為經九戍守之圖。俟此虜款塞求通。果有誠意賓服。上請區處。則內振

閉關弗通。以困之。屯兵戍守。以俟。

之其說誠當。朝廷以經畧無功。海與總兵侯謙俱

下獄。然其後至正德嘉靖卒無成功云。

國威外定禍亂哈密可復矣。一修邊防以固分守。甘肅東州西三路。延袤二千餘里。四當敵衝。盜賊出沒無時。若不因地制利。務爲悠久守備之圖。恐盜賊滋蔓爲禍不可勝言。臣按諸路或當增築墩牆。或當修理壕塹。動有數十百里。取水之路。遠者或四五十里。工程浩大。必歲久乃可成功。乞勅甘肅守臣督官於農閒之時。漸次修理邊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植木立柵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邊窖水之法。使營壘相望。哨守相聞。靖虜安邊之計得矣。一預調度以足

兵食。甘肅地遠寡援。一有警急。赴京請兵。往回萬里。及調客兵。緩不濟事。邇者議調陝西洮河岷之軍策應。尋復中止。然寧夏雖近涼州。亦腹裏邊方。洮河岷雖近莊浪。係腹裏地。分官軍用之。有名無實。惟延綏之軍。生長邊陲。諳識戰陣。乞勅延綏守臣請選遊兵三千。本鎮操守。專聽甘肅調用。及行戶部區畫糧草務足。主客兵五萬人三年之食。則足食足兵。久駐之基也。

言阿黑麻事宜疏

阿黑麻貢使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謹遵成筭。凡阿黑麻所貢方物。盡數驅逐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一百七十二人。仍舊拘留不遣。原給賜阿黑麻并使臣綵段諸物。悉貯之官庫。當日卽封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兒罕使臣來貢。仍左驗放入。其來自上魯番者。一切拒之。萬一阿黑麻自欲送死。則我邊將士及哈密之寄住苦峪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以來。苦峪城池修濬者數百丈。哈密甘涼地方諸夷。徃居苦峪者。已二千餘人。其行者有所齎。來者有所止。耕者亦頗有其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沈 泓臨秋

選輯

張 密子退叅閱

張方洲集

疏

張 寧

乞省買辦疏

省買辦

近因買辦煩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太興縣地方  
方洲為名給諫 英宗復辟後甚重之鑿欲擢用 吏部已擬南中 賦上不許欲待北 部有缺敘用  
廣濶鋪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鋪戶消乏乞踏看多

皇明經世文編

張方洲集

買辦

一

平露堂

會。有。鼎。湖。之。變。李。文。達。當。國。心。不。善。方。洲。竟。與。岳。

寡均平買辦奉

旨著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

季。方。先。生。各。得。郡。守。以。去。

下物議喧騰謂將減宛平之常科加大興之新額以

市。情。既。未。可。擾。而。

近事言之似為可用而節財裕用之本則未盡焉切

京。師。四。方。幅。湊。之。地。尤。不。宜。輕。有。追。呼。也。

照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糧道方艱倉儲未實而

京師物價不甚踴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政以買辦交

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也若准

所奏差官踏看則必搜求攀指彼此互持切恐貨易

之家咸懷疑懼徵發日甚息本不克居者閉門行者

散去買遷之源不行物產之來漸少官司又復點按

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期京民之窘迫可待

況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畿甸根本設或多虞甚

非所以宅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平告乏既歸之

大興倘他日大興告乏歸之何地是猶割股克飢腹

不飽而股就廢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不征或法

比。論。為。切。事。

而不廛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叅入相屬齊

後相無攪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民艱

思近圖遠省用裕民凡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

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

賜予營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停罷以甦民困不必差官踏看。

乞除調帶俸軍職

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千餘名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

帶俸條操等官不

每歲共支食米三十六萬餘石折俸銀四十八萬八千餘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摠計動經百萬之數糜

宜。華。積。京。師。坐。米。歲。儲。其。後。嘉。靖。中。胡。瑞。啟。亦。論。及。七。

耗錢糧莫此為甚臣聞戰備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將得人不必多官給擾况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

生疎之人既無差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彌年何日爲了見今府庫告乏四方飢饉相仍平時錢糧仰給去處多因停免節財慎用正在此時今乃以有限之資而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計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事故及在前至今員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調撥者以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摠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奸弊百端軍無紀律乞勅兵部計議照查各處員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

合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各處都司衛所管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冗食之憂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有一分之積矣

鄉試時劾奏

劾陳王二輔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陳王二公有此舉動一時朝議為之沸然而景皇睿意亦錄此事薄其為人已正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

閱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談子德有所失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為其子暴才稱屈于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



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設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殺公濟私、要君脇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臣、以居內閣、用昭輔弼、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材斯出。

書

答陳彥章

處州山寇

氏制師破敵、莫善于自重、莫不善于自輕、以敵爲重

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爲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者始能匿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以敵爲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歿勝敗之微，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毒不爲不甚，其於藩鎮不爲不近，出將遣師不爲不專且久，其曰士卒不勇，猶有所歸，苟徒曰山川不可用武，設使鴟義矯虔，負固益甚，終不然，則棄其地耶？披巉履險，莫若劍閣，而鄧艾破之，倚山靠洞，無甚幫源，而童貫破之，在得人何如耳。古人用兵，告之衆人，

參之天時，吉而後舉，况乎以新乘之師，而入險危之地，正宜按兵輯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脫甲冒刃，輜重扼其前，援兵斷其後，營壘未成，號令未施，而賊已與之接，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夫將莫難于兵之所恃也，莫重于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逞，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此必破之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匹銳旣倒，餘鐵頽然，卒至我師喪氣，無復取鬪之心，賊勢益張，人心益懼，其原

皆起于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証，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聞問切，必得其源，投之一匕，可坐而起，苟寒則溫之，熱則涼之，因襲陳方，罔知腠理，吾見其能治病者矣。賊以乘勢，方欲連兵，吾以前日之鑒，正宜撫慰眾心，坐定謀慮，布既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幾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舍其去而弗追，遊哨其隱伏之區，窺覘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畢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圖之。所謂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而勝之。此擊

險之法，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猶前日

計。往。往。皆。然。

之兵也。已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

其一，陽氣之駁，陰氣之蝕也。卒至折車倒轂，馬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未嘗不由於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為藩籬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有以行，未有威不能制而可誘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死，必容人之生，諭以利害，誘其順從，如不用命，兵且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既慮信之不行，又懼力之不贍，執已之疑，而欲人之無疑。

不可得已。及其鋒力既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爲辭。彼雖至愚，獨不知此耶。今乃番然自來，略無回互。此正天與之機也。正宜固其酋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胆，以釋疑懼之意，呈乞詔宥，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幹有年于茲，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覩快執，若獲大捷，威旣不行，信復不立，將何以固衆志哉。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爲手足者也，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用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寡

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今日宜勞之以禮，動之以義，明生靈無辜之冤，以激其心，舉從事跋涉之勞，以慰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効，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期定會，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天因人迫已，然後驅而陷之，死地賞不徧及，罰不致嚴，營居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昔李晟以孤軍而破強敵，謝玄渡淝水而破秦兵，豈勢均體敵而然，有以厲臨士卒故也。此

於處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處置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嘗知有謀也。惟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于狼犬自投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姑自前日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過乘南賊之亂。恃標掠之富。依山道險。輕吾兵之無略而已。今南賊既破。則聲勢倒矣。南師既還。則士氣益矣。久禦我攻。則欲掠無所矣。力過德踰。則山川不

足恃矣。脾券一呼。行伍響應。數卒發勇。羣賊奔潰。則彼此之情見矣。其所以堅持不服者。特以叛逆之餘。勢不可復生。與其死於彼。不若死於此。故也。今皇。上以天地好生之仁。降賜綸音。使之自附。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悍疾忿戾。有不暇顧。誠聖人之心也。設使天詔遲之數日不下。愚不知其成功果何如也。雖然。猶有一焉。竊聞虞書曰。分背三苗。周書曰。除惡務本。在今日雖無事矣。尤當以此爲意。

疏

齋醮進香

諫止進香

本之昌黎表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寔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于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宗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子嗣俱絕，不過百

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謹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于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辯，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叫化不便為詞，多

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  
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  
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  
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  
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歛  
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  
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  
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

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  
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  
楮列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 朝  
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  
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  
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  
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  
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

然則此疏

憲廟初所上公于時亦

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

將外轉矣

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

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

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

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

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

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偏彊與

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

聖學不無略有所妨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

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

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

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

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

矣

碑

海寧縣障海塘碑

海寧障海塘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赭南遠有山對



時如門是爲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沂泗滯滯，赭涘出  
渾若階，則口隘潮束。仄擊于塩官隈岸，宋嘉定中潮  
沒衝塩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由也。成  
化十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橫濫，衝圯隄塘，逼溢城  
邑。轉眄曳趾，頃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略盡。  
郭不及者半里，軍民翹隘奔顛，皆重足以待。縣上其  
事於府，府守陳上其事于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  
察御史侶，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按察  
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咸集厥地周視，翕謀區

畫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曰：君  
宜任重，有所給乏，從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  
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  
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  
揮李通判何兼摠工役，初用漢犍繩法，不就。乃斷木  
爲大櫃，編竹爲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  
勢，皆奮趨事。計以日費致月，工填壘稠復，爲力漸易  
業可待就。時盛暑，公有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奏鮮定  
賦，非但疏泄而已。今民蕩析未寧，農稼方作，飢勞野

聚必有疾疫未可亟也。自是作治雖嚴，間輒撫循勞來。失次者徙寓空舍，惠以薪米，大集醫藥，以療病者。作副隄十里，衛灌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死徙之念。歲八月塘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倍厚，覆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艱，時官寡謀，誣以異術。今之深竅，鉄神遺跡近在。吾少歲猶見大父

行於悒流涕而道其苦辛者。皇朝永樂九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貲纍鉅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錢公以一騎行邑，斂不及民，勞不糜衆，徒以三府萬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皇，若遇勅敵，雖有優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濟我，以成我稼穡，以寧

我婦子，尺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奈之何，泯沒其德，遂相率具書幣走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衡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日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之潭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攷，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萃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錢爾進及甫叅閱

劉文和集

疏

劉 珮

慎服食疏

服食

憲宗時頗尚方技多傳陞

臣風聞近日內府有術士造紫霞杯者，蓋紫霞杯以

之官此其類也

硫黃為主，本草云，硫黃太熱有毒，夫五臟柔脆，只宜

皇明紀世紀 卷之一  
平和不宜餌此燥烈之物、况金石之藥、古人所忌、疏  
黃硃砂、此正金石之藥也。皇上春秋鼎盛、聖體方  
強、臣恐術士巧飾虛詞、有以此杯進御、一或用之、倘  
有後患、追悔莫及、臣子之心、日夜憂惶、伏望 皇上  
念 祖宗付託之重、萬幾之暇、清心寡欲、靜以頤養、  
則血氣自然平和、可以無疾。凡一切熱補之劑、悉宜  
峻絕弗用。醫書云、人年五十以前、不可服補藥、是也。  
乞將造杯之人、斥逐于外、無使出入內府、熒惑聖聽、  
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免立五嶽廟碑疏

五嶽廟碑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  
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鎮  
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  
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  
德、正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  
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

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嶽鎮海瀆。各頒賜一熱。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為香火之需。載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諫罷西廠

竊惟東廠之設。實自太宗皇帝。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之。犯干法典。仍下所司究治。此亦當時權宜之制。一向因循。未曾敢易。近日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即黑青也

皇上特設西廠。官校暫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反至不安。其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聖明洞察事機。特將西廠革罷。官較悉回本衛。庶使舊制不為變亂。而人心自安。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荷俞允。故不避震怒。再此申瀆。臣無任待罪納忠之至。

開言路疏 言路

臣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

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卽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卽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獎人使言人尚不敢况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卽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望箝結

于平時哉。設若有甚于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皇上俯垂霽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記

濟寧中新閘記

濟寧新閘

濟寧郡南河曰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濤，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夫往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洸及徂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舸商舶鱗集，麻擁于濟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于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更益以閘，曰「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鑄石以岸，中徑二丈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檝師至此皆駢臂束肩，瞪目不敢。

前前此司運者不知其幾。漠然以爲秦越。乃成化甲午秋。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自得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良于行。乃檄東臬憲副陳公某卜吉。倡屬具畚揭。列繩鋪。撤其橋。去其石堆。披材輦壤。撥腐曝淤。培高卽卑。疊石爲址。琢石爲柱。覆石爲梁。直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首事于乙未二月。奏功于四月。旣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爲拖橋。一易濟安爲渡舟二。於是水陸無滯。往來之人咸稱曰快。凡糜錢十

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色之需以百計。財因素畜。民不告勞。爰是工曹主事儲公明謂斯傑跡。雖由衆力。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不刻文于河滸。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徵。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于江淮。宋漕仰于汴。元漕仰于會通衛潞。以其邇于都。時然而然也。我國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今日。



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餉運不乏。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江浦臨清，人爲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

鎮戎千戶所記

鎮戎千戶所

陝西于天下爲雄藩，臨戎控虜，而中國之警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間制御之術，攘却之功，隨時代爲強弱，可考見矣。開城在平涼爲屬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衍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爲范文正公禦李元昊諸砦堡之一。紀志雖無徵，

要亦云然。南有黑水口，海刺都魏王城，韋州花馬池，寧夏中衛，其北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刺赤靖虜衛，周圍險曠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設置千戶所，守禦于其地，事未舉。以兵部大司馬召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勤爲巡撫時，整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上以爲然，未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翟廷蕙實相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鈺相與始終之，于是因

遺址循定制築壘焉。甃瓦陶諸野，木石採諸山，兵民若干，並力偕作，晨夜罔倦，工未就緒，庭蕙丁內艱去，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門止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憲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戍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開城在宋屬鎮戎軍，故仍擬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旣修而邊有備，不可不書，乃乞文于某某嘗考宋史矣。昔

夏人爲患茲土，徃徃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橫，固宜一奮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于宋取，乃屬其子德明以歸宋爲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衆，而壓其境，覆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昊勢焰紛紛，橫不可遏，而寶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元昊死，諒祚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說，捐數千金，誘其親密，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內自分亂，乃

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人失之。卒至于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于夏者。以有契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党項故于夏有怨者。累年。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背約。叛服不常。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警。不知出此。而乃復加冊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大抵宋之爲國。武不勝其仁。疑不知其斷。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隱忍養寇不耻。蓋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修外防。孜孜求治。而仁宗得以賢石稱。亦可嘉哉。若夫我國家以武功

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其涼。而戎虜不敢以犯天討。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爲爲文正公經畧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朝廷之所以盛也。

重修大小清河記

清河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于歷城之趵突泉。中滙清潔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于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鹽徧于齊。諸道水利鮮與爲儷。自永樂初堙塞不通。水失其

徑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叅政唐源潔分巡海右，言於巡撫都憲牟公曰：今二河爲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爲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民者，惠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河之責，某請當之，敢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豈直二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卽率屬理之，無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兩得，吾知若必能辦此，其行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焦勞靡寧，擁節宵征，相視

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旣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水備淺，又置瀦水閘，防深置減水閘，閘旁各鑿月河，摠疊閘二十，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卽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若干文，民凡百萬七千四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五百五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戶口鹽五萬引，俾鬻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傭工造閘之費，是役也。財不出于官，不取于民，而濟青之善利以完。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旣成，都憲公爲疏源潔修河之勞于朝，公卿大夫罔不稱善。某東人也，尤便之。自夫泄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川，古聖賢第一功也。移天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入，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固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虐歛，靜而勞，則難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窘于堙塞，迫于歲饑，終不能爲者，賴都憲公獨知遠覽，預定事機，多方設法，旣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流，斯民歷年荼毒盤剝之苦，一旦告除，非萬世之利而何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二

陳子龍 徐孚遠 閻公

華亭

宋徵璧 尚木 李待問 存我

選輯

董雲申 士開 叅閱

劉文靖公奏議

奏疏

劉 健

論崇佛老疏

劉文靖為首揆凡疏多三老共之謝文正奏議亦  
佛老異端聖王所禁中世人王崇尚尊奉者未必得  
見于此矣兩朝實錄載之甚明  
福反以得禍載在史冊其迹甚明我朝之制雖設僧

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有如此者、蓋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膻掖庭、驚動寢廟、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德之累、不小矣。若謂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于神明、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干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望速頒嚴詔、將所建番壇、卽時撤去、各寺胡僧、盡行斥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日直禁垣、職專輔導、平居無格正之功、臣事乏規諫之益、比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

論票擬疏

臣等仰見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機務、開決壅蔽、防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正爲此也、臣等俱以庸駑、謬承簡任、

輔導無狀尸素有年 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閣之職所以承德弼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以為常制臣等不暇遠引且如 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坐 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純皇帝亦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或遣司禮監太監如牛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 上

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密札密如此下人安可不慎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

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至今事體漸異朝叅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雖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知太監太監乃達至御前至於謄寫之職例委制勅房中書一二人臣等雖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目太廣豈能保無漏泄為耳宜如有 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



補過以副 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 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皇上若有諮議。仍乞照 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 聖意。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為便益。

論虜情疏

酌處虜情

先朝輔臣邊將更易比以提諸近乃云閣臣不宜  
虜寇擾邊日久。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踰一月。未聞出竒制勝。少挫賊鋒。諸將怯懦無謀。不足依仗。誠如

聖諭。但今武職大臣亦未見有才勇超卓可當重任者。乞再降勅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衆心不附。恐終誤事。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卻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聞賊勢漸向東行。目下正在宣蔚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作急前去。卻令陳銳等移兵前來宣府。會合剿

殺庶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  
明裁處其一帶邊關襄城伯李廓都督李澄張晟各  
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  
去不許遲延誤事

論財用疏

省節財用

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糧餉缺乏上厯廟議屢遣  
廷臣而計無所出開中引鹽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  
鬻賣官吏則名器徒隳實用亦寡鄰方糴買則貨輕  
脚重運送艱難至如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

外患未除而內地先弊夫官軍一出輒已闕乏如此  
設使經冬及春賊勢不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  
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大張邊患大作湖廣貴  
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  
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畜於平日豈能  
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  
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  
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  
存積無幾不勻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五十萬宗藩

弊難去也

以孝廟之憂勤恭儉而猶然若此內庭積

貴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阜隸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率由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爲儉省節縮之計。將至大壞極弊、莫能救藥。其爲禍患、何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碍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照舊。臣等屢嘗因事規諍、雖荷優容、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敕各衙門、凡有救荒革弊之策、畫一具奏、特賜准行。其事關財用者、尤加之意。則邦本既固、國用自舒。內治自脩、外攘自舉、而區區夷虜之患、不足慮矣。

論軍功疏

陞賞軍功

有旨令擬陞賞搗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一十員名、特陞署職一級。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賞加賞、已爲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又陞職

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  
勤之賞顧身等項以圖僥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  
一開末流難塞此誠為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  
是該部為朝廷守法而臣等職在輔弼乃反壞之罪  
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伏乞 聖明採擇

言時政疏

時政節財用公賞罰

近因各處災異伏蒙令各衙門將緊要事情具聞所  
司必能仰體 聖心備陳利害臣等職在輔導凡事  
關君德者不敢不言竊惟人君之德以勤儉為本以

剛斷為用此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且如視朝奏事  
舊有定期日漸遲緩其觀瞻事重伺候人難臣等已  
嘗屢言不敢再瀆但人心之志氣多在清晨譬如常  
人之家家主早起則子孫僮僕無敢偷安况人君為  
宗社生民之主百司庶府觀視意嚮少有寬縱則互  
相倣倣怠政誤事習以為常伏願 皇上益勤政務  
每日黎明視朝辰未時兩次奏事則朝政肅清事無  
壅滯又如經筵直講 聖學所關講學必久然後理  
有定見而異端邪說不得以惑其聰明心有定繫而

嬉遊玩好，不得以移其志慮。近年每次開講，不過三四日而止。雖具虛文，何益之有。伏願皇上益勤講學，除節假及大寒暑外，每日朝退時，暫屈聖躬，俯容進講。庶義理明著，至治可臻。財用者國之急務。近年國計空乏，民生窮困，皆以織造工役，科派頻仍，冗食濫賞，費用無度。而內外齋醮，歲無虛日。以赤子之膏血，填異端之口腹，病民蠹國，爲害尤甚。伏願皇上敦行節儉，於凡一應冗費，漏加裁省。庶民命少蘊，邦本永固。賞罰者國之大柄。近年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夤緣冒濫者，雖無寸功，有求必得。姦貪怯懦者，罪雖極重，亦得幸免。日甚一日，不知底極。皆緣上有不忍之心，下多姑息之政，以致此耳。伏願皇上益加剛決，斷在不疑。賞必加於有功，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罰不及於無罪，有罪者不得以苟容。則公道大行，天下咸服。若有司論奏事件，俟至日尤願詳加省覽，速賜頒行，以荅天心，以消變異。天下幸甚。

論崇佛氏疏

諫崇釋氏

近蒙發下釋迦啞喏像，令擬御製贊。臣等竊惟帝王

之文章制作。必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所贊頌。惟可施於古昔聖賢。如宋太祖之贊孔顏。高宗之贊七十二賢。史冊載之以爲美事。若釋氏乃夷狄之教。稱爲異端。而番僧全無戒律。尤濁亂聖世之大者。自胡元之君。肆爲淫佚。信其蠱惑。始加崇重。及天兵掃盪。無益敗亡。可爲明鑒。本朝雖有宣德十年御製西天佛子像贊。彼時英宗新立。在幼冲。輔導之臣。不能開陳正道。上啓聖聰。實難辭責。仰惟陛下重道崇儒。清心寡慾。卽位之初。斥遣番僧。禁絕私習。海內聞之。

罔不稱快。近因災異。修省禮部陳言。闢異端一事。特

頒詔旨。自有斟酌。中外臣僚。方傾耳拭目以觀。聖

政。若親製贊辭。識之御寶。以裝飾胡鬼。流播夷方。國

體所關。誠非細故。臣等素讀孔孟之書。惟當以堯舜

之道事。陛下若曲爲承順。以希容悅。負君誤國。罪

不容誅。伏乞聖明。特垂鑒納。收回前命。吾道幸甚。

論時政疏

時政

竊聞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勤勵而興。亦未有不以懈怠而廢。是以自古聖明之君。兢兢業業。不遑暇食。誠

知夫創立之難，而覆墜之易，故雖當天下極治之日，而不敢有一毫驕怠之心，驕怠一生，則威權下移，姦弊滋積，政刑舛錯，災異荐臻，而禍亂之作，理有然者矣。恭惟陛下聰明仁厚，聖質天成，卽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歡戴，大有爲之君也。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早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或至日高，官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且昏黑，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羣寮玩

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雖荷優容，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不見信，若禍亂旣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且晝勤而夜靜者，天道之正，晝作而夜息者，人事之常。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宴息向晦，此古昔之明訓。雖聖哲亦不能違也。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念臣民仰望之切，體晝勤夜息之理，慎上行下效之機，願精養神於暮夜，宴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

政省覽萬幾一如卽位之初守而勿替則威權在已  
姦弊不生刑政自清災異自弭聖治可保於無疆矣

論聖政疏

法聖政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  
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  
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  
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  
日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  
常仰惟 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官禁嚴密臣

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 聖政耳夫

神之所當祭者不過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及

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

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

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無時佛書道

經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

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

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

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



法失機者得。逝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況為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 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啓 聖聰。奮行軋健。以萬幾為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為蠹政。而不勞 聖慮。務使紀綱大震。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諫造塔疏

罷止造塔

上得公此疏即命罷止蓋見孝皇納諫之美

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於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賞賚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蓋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府盜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今者造爲延壽之名上惑聖聽而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

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爲之何暇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寺行價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

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為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為賑濟之用，即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賠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

救，慙懼交併。今事關撰述，若苟為承順，以上累聖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即為停止。其敕書免令臣等擬撰。宗社幸甚。

諫崇道士疏

諫罷道士誥命封號

疏上亦隨得報罷

今早司禮監傳旨賜問，臣等所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封號，久不進呈。臣等竊惟異端之不可信，及誥命封號之不當與。近嘗具奏已詳，但誥命之典，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三年考稱無過，乃得

頒給。今永祺等卽與誥命。不知其何賢何能。而反重如此。至於封號。尤爲非禮。蓋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虛辭濫譽。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之漸衰。獎儒臣之所擬撰也。臣等荷蒙簡任內閣。不能弼正闕失。而坐視邪妄之徒。妨政壞俗。死有餘愧。若又阿容撰述。則今日所爲與前日所言。目相背戾。何以上格君心。此臣等所以展轉逡巡。未敢仰承明命者也。臣愚以爲此等誥命。待三年後。頒給封號。卽令停止。庶幾國體不失。而名器不濫矣。

論火災疏

修德弭災

切見邇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前日清寧宮之災。爲異尤大。臣等目擊實爲寒心。竊惟古之聖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或避殿減膳。或責已求言。修治政事。明正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列聖以來。具有故事。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臣等又恐議者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

之說。罪不容誅。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死有餘責。或以為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為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說。災遇災而喜也惑聖聰。妨蠹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挾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天道昭明。此指李廣耶元惡殄喪。聖心開悟。洞察前

非。然餘慝未盡。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容。

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以此異。警動淵衷。此正皇上奮發勵精。一新庶政之時也。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採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也。

禦虜安邊事宜疏

禦虜安邊事宜

一大同出戰。軍少京營官軍到彼。止可助為聲援。不

若邊方生長之人習諳戰鬥合無就於彼處除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糧餉并盔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三兩養贍家口令其隨軍調度庶幾人樂効死事克有濟一大同馬匹倒死數多兵部雖曾俵給尚不勾用況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寬價直出榜召商則人皆趨利各處馬自至矣一大同草糧不敷近雖已

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無將太倉官銀再運一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糧草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一時不能超拔合無著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可用者不拘資格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具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遊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無特寫一勅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

萬員名、令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求如神英者一人以脩任用。庶不誤事。一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扈衛宸居、所係至重。今聞先選一萬員名聽征、此外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軫念 杜稷大計、速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

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廣詢博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者、疏各具奏、以脩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中間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官、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眾拆牆入我

邊內連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舖馬諳曉軍事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一虜衆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衄，畏威遠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三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 叅閱

劉文靖奏疏

疏

劉 健

災異論新政疏

酌論新政

今年自六月以來，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頽，田禾滄沒，日復一日，爲患未已。臣等官居輔



導職在燮調，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仰惟陛下嗣登寶位，聖德格天，而陰陽盛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健，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暗昧，人事下乖，天道上應，必然之禮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大有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繁天下之心志。昔在先帝初年，加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犬，出宮人，凡百聖政，固已傳之天下，卽當載在史書。近者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爲泛常，不卽遵奉，經今

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聞查減某職，傳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壅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廩，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朝廷養軍養匠，錢糧萬萬，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斥內官管監匠官，御用等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濫授官職，浪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

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立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尅。本庫內官。自請查筭。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閱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爲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其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載。盡爲空言。天下之耳目將何以新。天下之心志將何所繁。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且無筭。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得干預。竊

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 聖明俯垂采納。事干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効。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爲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金闕玉闕真君祀典疏

革除濫祀

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真君玉闕真君

奉旨遣尚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悃，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世  
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  
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  
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  
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  
子知誥，篡僞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  
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  
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

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  
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真君舊稱，尙未盡革。至  
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  
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遣內閣儒臣  
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強從事。恭遇  
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已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  
馭上升，徒深悵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見新  
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以爲事關治體，據禮上陳，荷  
蒙聖斷，卽時撤去，仰見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

王善推所為，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為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偽，而身與周旋，則講讀者皆成虛文，輔導者更為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既不信，誠從何生。強使驅馳，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遣祭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寺觀祭告，自來竝不干預。伏乞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

罷免，令臣等行禮。先帝革號于蒞政之初，陛下革祭于嗣位之後。世于前有光，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而臣等寮官失職之咎，亦少逭于萬一矣。

內侍隨駕疏

請減侍從

時劉瑾議取回天下鎮守新用數十人各有借貸  
 竊見去年聖駕看牲及時享太廟，內官內使隨從數多。今年大祀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宣德正統前尤少。祖宗深意，蓋以敬天事神為重，不敢過為夸耀。且執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為冗

濫故也。今祭太社耕籍田，幸太學等禮，在邇社稷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群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數，國子監先師庭庭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太學師徒不下數千百人，伺候行禮填塞擠雜，尚恐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以前舊制定爲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體清肅，人無竊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僉書官姓名或至七八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覩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

簡選，今則但聞陞擢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混雜。光祿寺傳辦卓面日逐加增，已至七八十卓，承運等庫閑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及一年，已至于此。仰惟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載無窮之祚，此處何以處之。况自奉詔書查革冗濫文武官員，俱曾革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等因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愈甚。臣等謬

膺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惶，莫知所措，不敢不昧死盡言，尤望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斷，將前項冗官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于祖宗，詔令不失于天下，實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論初政紛更疏

初政紛更

臣等俱以庸愚遭遇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

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多改，迄于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

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惜。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

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誘顧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則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訕當世，亦將貽笑方

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 矜察、特允  
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  
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  
而無遺矣、

三事疏

票擬三事疏

昨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  
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  
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議、臣等情意迫切、謹  
昧死爲 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

行賄賂、假公營私、先是不肯奉詔、是上還官、大又不肯領回原  
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  
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  
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  
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  
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况經侍郎等  
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  
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員至  
于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恡其子。不甘就鞠。欲并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斥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夤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祇詔書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机作弊。排忠直如仇。仇保

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于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恤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

再具自劾疏

再具自劾

昨日臣等具奏自劾奉聖旨臣等切切爲治之心

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臣等聞命驚惕。愈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

來往，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職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于

蟒龍玉帶，濫賞無筭，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凡匠官術士之查革者，皆將做徼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帶領人役，騷擾地方，畿民困苦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皇親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土，徹爲出給駕帖，提解來京，鎮撫司鞠問，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

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滋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

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二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衷。再伸前請。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木。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宗社基業之重矣。

講學疏

勤講學

竊聞自古帝王。未有不資講學以成其德者。書稱學

千古訓。乃有獲。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皆言君之不可不學。而學之不可不勤也。仰惟 皇上嗣承大統。日新 聖學。今年二月二日。聿開經筵。次日卽允。臣等日進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忻忻相慶。以爲 聖德之光明。聖治之熙皞。實基于此矣。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餘。進講之數。纔得九日而已。孟子曰。雖有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以今計之。則寒之者。又不能知其幾何也。且中間暫免之日。多以兩宮朝謁爲詞。近又云擇日乘

馬臣等愚 以爲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  
于 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 太皇太后 皇太  
后俱以宗社爲念見 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  
色今以頃刻之間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  
慈顏承尊意也痛惟先帝臨終之時特召臣等至御  
榻前面受顧命最後重加丁寧謂東宮聰明但未知  
好學先生每常常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玉音  
在耳死不敢忘近又蒙 聖諭令臣等盡心輔導重  
切戰兢竊惟輔導之職勸講爲先而今曠怠如此將

安所盡其心哉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己者  
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與臣民仰望之  
切惕然自省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  
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庶幾 聖德日  
隆聖治可保矣

災變修省疏

災變修省

近因災變叠見伏蒙 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  
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諸司自當開具奏請臣等職專  
輔導事閑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

必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覩近日以來，視朝太晚，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獸，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襍於前，則聖賢義禮，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不救，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已敬德，勵精圖治。平日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窮究理義，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變，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

聖明經世

家萬萬年之福也。

變賣鹽引疏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來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面命，議擬施行。而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皇上渙頒明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稱爲聖明。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皇上新政之明。前勅

決不敢撰寫。况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爲省徑。若仍給引鹽，聽其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搭，則鹽法之壞愈甚于前。清理之官始爲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有不止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公用不乏，鹽法可行。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河功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



符于家店經闡陽歸德至徐汴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枝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于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摠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祇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

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青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于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榮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榮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

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掃，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續

卷之二





一五  
月  
廿  
二  
日